筍河文集

笥河文集卷八

大興 朱筠 竹君

與賈雲臣書

雲臣足下比日不見爲念前夕足下與鑒戊相過辯史記之名自遷始前古無之且以周本紀伯陽讀史記爲遷所妄加者雖一時之論筠頗不以爲然然足下方持論甚堅且力筠時亦未有實據以對恐不足以折足下之口而服其心故辭云徐考之及退而考之果非也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其所書爲史記尚矣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藝文志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

爲春秋言爲尙書史記之名不始于遷猶春秋不始于
孔子也杜預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楚謂之檮杌晉謂
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孔穎達云據周世法則
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所
記以爲春秋也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
記與周禮同名如三說者信可謂史記始于遷乎然足
下必謂三子皆後于遷承遷說也孔安國尙書序云先
君孔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班固贊遷傳亦云孔子因魯
史記而作春秋然則春秋之先有史記可謂自遷始乎
足下又必謂孔傳爲僞作且安國與遷同時或附會遷

說而爲之且如是是亦未得史記之書之可見而徵者
逸周書史記解穆王命左史戎夫取古之亡國華氏以
下二十八君以爲戒俾戎夫朔望以聞其序曰穆王思
保位惟艱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逸周書雖後出
然劉向所錄及班固志並著周書七十一篇謂孔子所
論百篇之餘而司馬遷周本紀述武王克殷事正與之
合其可以得史記之名所自出矣然筠又有所考者不
獨史記之名不自遷始而遷書之名史記或反出于後
世遷之自序其父談之言曰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
侯相兼史記放絶又曰遷爲太史令紬史記金匱之書

李奇注亦云遷爲太史令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曰放絶曰紬曰述則知當時實有其書而非遷始作之明甚至其歴舉所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名既皆列于篇而又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未嘗自列之爲史記也班固作傳亦仍之云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爲賛稱遷有良史之材其善序事理謂之實錄而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未嘗言史記百三十篇也至隋經籍志云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

有解釋于是諸劉裴駰徐野民鄒誕生三家所注撫俗以遷書謂之史記然遷書自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而後人特重其書以爲自黄帝以來訖于楚漢古史記之書皆頼是以存遂以史記之名當之相傳于世其後韓退之柳子厚出倡爲立言明道之文獨仍其書爲太史而不改故其言曰下逮莊騷太史所録曰叅之太史以著其潔尤其足以爲據而無疑者夫古者曰書曰春秋曰史記曰語曰志曰意曰紀不同大抵史家者流要皆各有承述指義隨所得以名其書非如後人輒喜新異更自標置曰吾著某書某名不惟其實而名之求比考

其名以求其書之所言或實不足以稱之古人不若是也足下當思吾輩讀書平心博覽以求古人之用意猶懼不得一時放然喜議論往往是非顛倒失實不足據或又從而執之此大不可斯辯所爭甚小然名實之際好古者所講求而鈎竊大懼足已不學之患將中于是所當與足下以爲切戒鈎非好辯實退而反復考之知其如是故以聞幸財擇之

答友人問唐魏鄭公書

辱問唐魏鄭公明一統志載之正定人物中而新舊二書並云曲城人乃舊書屬之鉅鹿爲今廣平新書屬之

魏州爲今大名又復互異廣輿記又作晉州之曲陽簡州亦今正定所隸諸說雖不同而據唐書魏公爲今直隸廣平大名閒人近之矣但曲城屬平大名閒自古無此縣考隋時曲城縣唐武德六年燬入掖今爲萊州府掖縣治即漢志東萊之曲城也去廣平大名尚千餘里其非鄭公之邑里無疑也按唐宰相世系表鄭公爲館陶魏氏本出漢兖州刺史衡曾孫珉始居館陶珉孫叅叅三傳而至徵館陶縣今屬山東臨清州東至東昌府城百三十里方輿紀要云漢置縣屬魏郡三國魏屬陽平郡晉因之石趙時徙陽平郡治此劉宋及後魏因之

後周末兼置毛州隋廢郡存州大業初州廢縣屬武陽郡唐初復置毛州貞觀初州廢縣仍屬魏州觀新唐書志館陶載之魏州下故本傳以徵爲魏州人也方輿紀要今館陶縣治南至北直大名府七十里大名在唐時治貴鄉爲魏州也又館陶縣治西北至北直曲周縣百里而曲周縣治在廣平府東北四十五里東至山東臨清州僅百四十里館陶故城又在縣治西南四十里則館陶之去曲周百里而近矣以此考之則新舊二書所云曲城乃曲周之譌也曲周縣在唐屬洺州後漢書皆省入鉅鹿郡故舊書又以爲鉅鹿人矣又徵事隱太子時

嘗封鉅鹿縣男封者輒以其地或徵家所居實在鉅鹿之曲周未可知也然則以名考之則當據宰相世系表繫之今山東臨清之館陶以實證則當據舊書繫之于直隸廣平之曲周二說並通若正定則在唐為恒州恒山郡與恒則無涉明一統志謬甚矣又廣輿記晉州曲陽之訛殆亦有故按紀要下曲陽城在今晉州西五里宰相世系表鉅鹿太守魏歆初居下曲陽其裔孫元同初相武后廣輿記殆因之而誤加之館陶魏氏也謹具所見布覆左右惟大賢酌其是否而詳示之幸甚幸甚

與池州府知府張君士範書

竊白仲模太守賢友執事僕久懶不以書通左右適從南來人問訊近佳側聞吾賢嘗殫心布德於青陽江徐節婦一事僕慨然而歎兩漢循良之吏抑强暴助惸獨以成其卓絶之治行久歟于耳乃今近之喜甚喜甚夫惸獨者文王之所謂無告而惸獨至于嫠婦尤無告之至極鼠牙雀角得而乘之行露之詩有危詞焉者也傳者青陽縣之東沙坦邨江徐氏守節撫嗣孤二凡歷二十餘年故有業之家而既也幾于無衣無食則以其兩嗣子之生父怙惡陵孀靡所底止苦茹辛忍更閲歲時久之節婦無計奔訴縣庭乃詢而未判事且寢罷忽頼

太守神明爲之親鞫一旦大雪其冢覆之兖㰕令還婦
生產俾得守其貞一之志詭隨無良不縱以儆閭府近
遠傳爲快談然而雷霆之光雨過而照收𠪪煦之和寒
甚而陰覆閭二江之惡百端更相謀誓曰今以婦之產
當孤注之一擲何如若然則是行道可以取而苦節有
所不予居奇可以據而郡符有所不行斷者自斷違者
自違此亦可謂冥頑酷烈天道不道者矣且以仁者之
澤而不能覆一室明者之斷而不能訖一鄉姈內之而
終暴之始鋤之而終茁之此僕所以聞之甚喜已而不
能不爲賢太守惜者也昔召伯憩甘棠而聽斷而强暴

之速訟速獄者爲之不行此行露之詩雖危室家卒賴以安也漢東海前太守冤殺孝婦于公爲請後太守祀之天立大雨此于氏所以大其門也今此之事吾賢能無意乎近時浙東韓君錫胙嘗官常州屬縣尋擢知府去自爲某節婦書事云嘗斷婦獄一旌一懲已而所懲惡少者毀婦之屋撤婦之匾韓重過之召問婦在空舍中無敢問視者韓周恤之加以悼嘆而已僕在江南寄語韓曰公爲人父母乃不能效公家洛陽令尸惡少于市耶而顧爲文悼歎之脫貴治有玉川先生者岌岌破屋不可居矣韓則寄謝曰過矣過矣僕竊願吾賢上師

召伯之意下行昌黎之威俾東海之女無冤而常州之婦不懼令發青陽禁止沙坦斯亦太守一怒之所安全政之必載者也僕生平聞人之善美輒樂道之而亟欲成之輒敢以書聞不審其曲折果否附問寒暄伏惟自愛不備

同姓中黃先生之官蕭山教諭乞訪問先世譜牒爲書數則

蕭山朱氏草譜畧云始祖福三府君居越寨一傳生進八府君再傳生寧二府君三傳生得三府君族中人來札云始祖仕宋隨高宗南遷卜居蕭山之七都朱村橋

不知南遷即是福三府君否或更有前之人否又不知仕宋何官自北而徂南系出何地也又譜畧云福三府君始居越寨其旁注由本縣七都朱村橋八字云由者豈福三府君實由朱村橋遷越寨乎然則始南遷者非福三府君矣疑不能明也

又譜畧云得三府君始居黃閣河生公六府君生常二府君生登大府君生丙十一府君生長十六府君諱應龍字近山自始祖福三府君至丙十一府君凡八世皆不書諱及字但列行耳惟登大府君譜于行上書端實二字丙十一府君行上書南溪二字疑是字也不知先

世之諱與字以年代久遠失之歟抑譜載之而書以來者不知及耶

又云長十六府君諱應龍生于明嘉靖中卒萬歷中年七十九按譜中諸先人皆不書生卒年歲此獨書者豈府君別有事實可考耶不然譜者從何處得其始末年歲而詳書之也幸訪之

長十六府君生曾七府君諱道聰字懷山生英三十二府君諱尚綗字日章譜云任漕河游擊又任大廳聞故事副將叅將並稱大廳不知府君竟何職耶又不知其出仕在　國初時或前明時英三十二府君生雄二十

四府君諱必名字顯之始遊京師卒猶歸瘞於蕭鈎之
先曾祖也
先人墳墓族中人曾圖以來玫譜畧自居黃閣河後得
三府君瘞後山公六府君以下至長十六府君俱瘞于
後山茅竹園以圖考之常二府君墓居中下左爲發大
府君墓又下右爲長十六府君墓皆與譜合墓圖雖不
書地名知是茅竹園地也圖中長十六府君墓下之左
爲英三十二府君墓譜雖不言其墓所在覩此知亦在
茅竹園也獨怪圖者于長二府君墓後書何氏祖墳而
撫公六府君之墓又曾七府君墓譜旣不載而圖亦闕

之殊不可既

先曾祖雄二十四府君墓别埜一地圖中雖列之先墓右然不知其相去幾里也按墓圖在何氏墓之前又在曹氏墓之前少左竹林寺僧十代僧王墓之後稍右金曉村墓之左當以此問之

凡上種種皆我先人之蹟自始祖至鈞之先曾祖凡十二世今北來又四世矣本支之所自出且不得言其詳叔行到蕭乞爲問諸我族之老成人明白其原委者不憚瑣瑣具書以寄來俾久北之人引領南望得以數典不忘其先以恭敬其桑梓他日歸來拜於我先人之墓

下則叔之所賜何啻十世

福建鼇峯書院入祀林沈朱張四先生議

福建鼇峯書院始創於儀封張清恪公旣而漳浦蔡文勤公實爲院長兩公號當代名臣魁儒故有祠祀自是主斯院者聿有聞人而繼祀者闕焉未之有聞乾隆庚子秋故院長朱梅崖先生告卒于家諸生卽位哭泣奔走呈請于巡撫及學政與諸當事具言梅崖先生以古文指授諸生有法行稱其文宜入主書院狀鈞與巡撫富公僉曰宜越時搢紳先生與諸生更來言現主書院侯官張惕庵先生繼梅崖先生卒不愧經師又請推溯

前院長福清林青甫先生仁和沈誠甫先生以四先生遺教在人人並宜祀諸當事曰宜哉於時誠曰奉四先生主入書院禮成諸生又來請曰使者其著議刻諸麗牲之碑永示後來鈞按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鄭君曰祭於學宮中禮記明堂位瞽宗殷學也鄭君曰古者有道德之使教焉死則於此祭之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又禮在瞽宗又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君曰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爲之也釋奠者設薦饌酌

奠而已無迎尸下之事經記詁訓傳注有據然則今之書院長其賢者儀可以先師釋奠之禮祀之也不迎尸儀可以木主祀之也然則鼇峯書院之入祀四先生實與禮合又按林青圃先生諱枝春丁巳編修官至通政司副使沈椒園先生諱廷芳丙辰博學宏詞官至山西按察司使朱梅崖先生諱仕琇戊辰庶吉士官至福寧府教授張惕庵先生諱甄陶乙丑庶吉士官至國子監學政並以主書院稱賢師嘗與張蔡兩公次祀不當以官階科第爲先後如禮經立學文謹議

大宗間代立後議

儀禮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何休公羊注曰小宗無子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適之本也小宗者繼禰者也大宗者繼其始祖者也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明乎繼禰者不可以爲人後也又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明乎宗子之族人皆可以後宗子者也宗子在殤而死如之何曰以殤子之族同昭穆者後殤子之父而爲殤子服兄弟之服傳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言殤子無爲人父之道而大宗不可絶也宗子殤而族人之同昭穆無在者如之何曰宗子在殤而既冠昏矣有成人之道可勿殤也不然

其擇諸殤子之兄弟之子以爲殤子之父後乎古之人葢有間代以立後者不獨後其祖父而已雖曾祖高祖可也此禮之變也晉書荀顗傳無子以兄孫㦸爲嗣何琦之從父以孫繼族祖琦議以爲宜且曰禮務事而與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雷次宗釋喪服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爲所後之父者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次宗與琦所言可謂達禮之變矣或曰殤不立後疑無母也間代以立後不疑于無父乎曰宗子者繼祖者也去其父而爲族人之子且爲之服斬衰三年者凡爲祖故也夫惟虛其世以立之後而不使

或紊乎昭穆之次序然後可以傳宗祀之重而收族之道于是乎在收族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又何疑于無父乎苟不通乎禮意之變而堅執乎疑無父之說則大宗或可以無後大宗無後其絕之矣

族祖兩溪先生以下三世像贊 兩溪先生諱尚賓配韓諱凡英大時生先生諱必達配田諱凡雄九賓公先生諱廷斌配湯諱凡祥十七

西山巖松茅竹半岡 黃陽河始祖得山府君墓在西山山半長松之下其右次近山府君墓塋茅竹園 我使謁止近山公藏 乾隆庚寅銜于奉使主試福建歸道謁墓下 三傳而北我曾祖祈 曾祖顯之府君以明崇禎五年北遷京師 我系北矣留者諸伯伯父伊誰兩溪先生萬歷癸未卒于崇禎壬午溯

癸凡五十年配獲耋壽穀食日韓生男再孫時生鄉賓
力田勸學左學輸田七十二卒康熙辛未內治田戚七
十七配厥傳一子諸生實公飲而溫克孝友婣通歲祲
巳丑鄉歉振稻康熙四十八年也婦湯佐指閈人好好我曾祖
塋我祖送歸再月主君比壞旣吹伉儷齊年七旬四五
君卒雍正甲辰年七十四湯卒雍正丙午年七十二五子四孫黃閎河世綮三世
南畝北宗近冢孫文憲我兄隱隱季文燾來屬讚於圖
孝弟之思百歲曷徂

諸伯粹先先生像讚諱宗褱

迮山小宗及我六世我諸伯叔譜凡日瑞懷山三昆我

次曾七曾四君宗四傳南吉時生生孫賓公之子粹先
配袁國子生是君讀而耕利義之利生友在鄉死謚直
毅袁有配德舅姑曰賢四丈夫子文憲最先季曰文愈
北來視我百年北人墓松垂果子兄弟侍侍我先人出
子父像我讚其眞此眞像子五世同出視松芽芽抱其
肉骨子南我北松枝飄遠我弟子兄覩圖而泣我議斯
圖噫非遊族圖近山五我近山六我讚伯圖子護祖墳
粹先先生式鑒來孫

閔貞所畫麻姑圖讚

仙者麻姑年十八九來蔡經家記顏公手非十八九顏

如其年莫以黃鮎河漢斯言仙曰桑田滄海三改海行揚塵言大于海人思鳥爪搔背癢數背小無毛希有不覺乃知大小視彼美醜何必子晉汝好長有仙鞭人背鞭不妄得竹藍祕藥非以華色閟生爲我圖麻姑容飄飄而遊天地間空麻源第幾問津得路吾請從姑識吾歸處

研銘二十六首

先師劉文正公命之作哨鹿賦許賜翠閣研報郎君崇如易去歸我綠豆端石銘是研所得故甲戌越今已亥廿六載鈞斯著

木聲似輕于紙竹君用之竹節體吾文與爾千萬祀

洞水去割石深柔化剛斲爲琴色頹頹聲愔愔絶代寶

玉不勝市錢沽五兩金詹贈査朋盍簪竹君得文之心

雀文啄啄賔我書屋體小易浴我文節足

吾饞如閔思猪肝石有其色古洞端餐汝色飽吾文心

之藹藹言溫溫吾手澤在傳子孫

梅之落吾文不落以殖學石之紫吾文如石期不死

宋坑端獻其賢色猪肝我聞曰猪肝豈以累于人嘻非

累于人豈以累于吾文

石田功年年逢井不窮

昔古愚氏所磨今茲費日力於茲者筍河

端州艮石宋代工誰其贈我方厓富公公人如玉和正
以中我文如石內質而外豐巳亥庚子閫適逢結文字
緣垂無窮

將樂縣背洞海棠明眞道院賜石香李君廷彩捐泪湟
獲研尺二寸楕方色與歙頡德端頏不吐墨虎茹毫羊
壯克剛敵老柔鄉胡市則名逃夜光黯黯鸜鵒淚兩眶
我遊玉華贈相當磨治潏粲粱無央銘識之永寶不忘
乾隆困敦加上章且月晦筠銘且藏刻者秋士吾門艮
海棠石五畧似以其一贈秋士人與文如研美乾隆歲

在庚子小餘日六月尾福州院筠銘此

端州工劃洞口雲一蝸蟠池口流涎勺以磨墨潤汝文爲劉幹作銘者筠庚子且月訖下旬

穴小通處龍威盜三仙鸜鵒睴目號翡翠隱見萬物妙吾心知之觀其窾竅吾心文靈內告七番錢易寶重珥

乾隆庚子中秋照越廿九晦銘自勞後孰利用從吾好

長汀縣弃端州石室胡門弟子吾以爲質砥礪廉隅曰文章近古之益友勤學好問汝用贈我我無媿汝桑榆有光筆共期許笥河老人庚子中元銘斯方研垂示後昆

筆力如犂絶觳觫耕古研田歲計足庚子重九鈎銘福

庭蕉風雨聲入石何春翼贈紋蕉自思子如翼飛燕國

文躍如鳳天門之瑕紅友研竹君用

龍爪好占籍早龍尾小故里道庚子刻秋士巧笥河銘

量卿寶

山愛黃雲石愛歛奇雲光正石汁吾詩筆一出入福州

鈎銘研濕濕庚子七月日初十噫乎昔石之銋今可及

石波瀏瀏如桐影動貽姚人鳳永永寶用

蕉葉肖石質韻者磨之墨如刮宜乎笥河筆秋士刷穀

少寶勿失乾隆辛丑六月二日

黝黝沈水紫彄雲氤氳渟氣入吾文吾不知其譙闇之於昔人韓潮蘇海濕汝身墨云邪筆云邪硏乎助吾文之傳邪乾隆四十又六年歲在重光赤奮若且月甲戌辰銘之者竹君

瑜如紫玉瑕如弄玉所騎翠鳳之目文之美者用斯足

笥河銘實曰有餘而非無骨乾隆辛丑六月五日秋士是劂

水之行風硯乎與之委蛇而空時維乾隆辛丑六月中秋士刻之作作鋩有鋒笥河銘工

圭角兮磨礲軒轅石鼎句未工蜀揚鵲錯濤以淨吾年

五十更獲斯硯著書以自鏡也豈無以知吾命乾隆辛丑仲夏火之月望光并笥河居士書正秋士刻勁

石銘二首

前代兵部侍郎長樂陳省之第石中易爲左翼副都統官宅尋廢乾隆庚子孟冬之隙知閩縣海寧沈世儁移以贈余爲學使者院所得十又八日大輿朱筠銘其額

鄭先生開極故園之石元孫際會以其四我益實佐三百三十有三士之亭之役月與風今視昔客來共適庚于陽之四五笥河銘刻

杖銘

庚子五二初生逢翟巽日筍河遊歸宗嚴中老芸堅子銅還家攜汝當支筑

柏尺銘二首

柏生于山厥心香製以爲尺體則方念哉君子之器良

丙申夏五竹君銘汝刻畏五甫

椒花崄舫餘材直柏馨椒馨合吾德其入如柏作支尺

丙申五月朱君銘物李子剞劂

玉刀銘

觩觩華刀玉質作佩匪芒刃之利温潤是貴展矣君子

玉不去身示武不用詩美其仁在古公劉民生自蓳粱

其舟刀而容以珌琫亦粤周世桓桓武王須臾之忍銘用自防飾有金錯閒彼玉玦戢銹其功載彌其德縝理淬華體文施武圭璧之式敬告虎旅

玉螭銘

鱗族之靈龍以角聽有螭無角厥聰內孕自古尤璜琇瑩𡨴耳似此之螭作佩洵美在軒轅時黃德應土地螾則見後王紐用珇蟠谿所釣天命玉璜繇以非彫哲輔以昌游士出濁潛石蔽清漣精合嵤俾爾厚爾名君子式之令聞孔揚銘子世世敬告秉璁

筍河文集卷八　終

笥河文集卷九

大興 朱筠 竹君

先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我府君逝矣府君生不孝等四人長不孝堂次不孝垣次不孝錫次不孝珪先是府君命以不孝堂出嗣我伯父諱文炯一名文灼及府君既沒不孝兄弟等始相與泣語以爲我父哀伯父之無後而卽以己之長子後之是時獨吾兄弟四而已今吾兄弟竝生子不一人宜有可以後大宗者乃敢泣告於府君之靈卜以不孝垣之第五子錫鼎爲伯父之子兄增後而堂仍歸爲小

宗子於是府君所有四子如初憶昨歲在癸亥先母卽
世不孝等無母者二十二年於今今茲又爲無父之子
嗚呼痛哉府君姓朱氏諱文炳字豹采先世遠祖傳聞
宋南渡時自中州遷於浙東之蕭山凡十有一傳而至
我曾王父　勅贈儒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加二級
諱必名當　國初北遊京師所交遊盡一時賢豪長者
數致千金輒力散之其卒也貧無以爲斂配我曾王母
白太安人實生我王父中書公諱登俊方贈公之歿也
王父年未及冠卓犖有奇志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始筮
仕令湖北之長陽其治務與民休息不爲煩苛擽切嚮

於官舍之西北隅築環翠亭鑿池蒔花暇憩其上歲時令節則置酒食召父老問所疾苦具得其情問有能飲者輒與飲極歡而罷在縣十二年以母憂去去則民爭送數百里外不絶至今思之具載長陽志名宦傳中當是時高安朱文端公亦爲湖北屬令兩公以同姓約爲兄弟相得懽甚其循良之跡湖人稱之以爲兩公果伯仲也後服除補官四川之珙數月內遷爲中書科中書舍人終於官貤贈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元配我王母何太淑人生伯父繼配我王母馮太淑人生府君府君之生以丙子生一年而王父之官長陽以故我府

君長於長陽官舍早歲入學敏異過人師授以經書令手書之盡卷不錯一字師以是奇府君自是終身每作書未嘗見一字錯也先王父之以憂去長陽輒先獨身奉曾王母柩走京師迎曾王父柩偕反葬於浙葬畢復至京師而命府君將家屬來會比再官四川遂留家屬於京師歲壬辰府君得試順天大興補府學生時年十七矣等王父內遷爲中書舍人而文端公亦還朝王父則命府君執經於其門數年府君又從宜興儲先生大文受業自是爲文章下筆如泉湧水翻不能自止以爲生平得力在是而府君居恒又數爲不孝等言文端清

風儀總未嘗去口以故不孝等察見府君自少至老砥
行直節不爲苟同意者師授淵源殆有自歟府君爲諸
生久之最受知於學使者與縣與公士玉每試輒高等
其應鄉試必獲同考官薦歲庚子上虞徐公雲瑞爲順
天同考官得府君卷歎息必欲置第一人主試難之徐
公爭曰此卷不中式可不第一不可竟置之自是五大
試輒薦亦輒報罷行年三十餘竟不獲一鄉舉歲在乙
巳而先王父捐館舍矣先王父歷官以清節著平生重
倘交遊不爲生產計卒之日無一椽之庇一寸之田以
遺府君府君女兄弟九人時在室者倘四五府君哀禮

竭蹷殯事初舉次第擇配嫁我諸姑而家徒四壁立無以爲活時繼王母馮太淑人在堂一切菽水之奉賴先母徐太淑人克具克承不欲以煩府君府君雖貧甚得以無困時時更與諸名流相往來上下其議論酒闌燈灺俯仰前後間出其歷試於有司之牘以示諸公諸公壯其文未嘗不歎其不遇也先是府君以廩膳生貢國子監試八旗教習期滿當需次爲知縣至是貧益甚不能不汲汲於祿養始就吏部揀選蒙

恩命往陝西以知縣試用時雍正四年丁未也府君初到陝廷謁諸上官大將軍岳公鍾琪方總督陝甘一見奇其才檄署

咸寧爲省會劇邑時西陲用兵軍書旁午於道府君指揮立辦而官職民事不曠不弛無毫髮憾岳公欲遂奏用爲真府君以初服官力辭乃改知盩厔縣府君之在盩厔也樂其風土厚美人民淳樸嘗加意撫字之而拂拭其英秀之士治之七年不爲赫赫聲民卒安焉府君初到官有老役夫周晝行汲水夜則擊柝在官勞苦甚儢而計所食利頗微薄府君恠之卽問曰若家幾口對曰無有曰然則若何所求而役此對曰不得已耳邑抱終南而負渭水渭水岸圮而南則瀕渭以南之田入水蓋幾百載矣田沒賦存謂之浮糧令甲相沿子孫不得

除復民頻病之小人在此一身二役以輸逋額獲免鞭榜復何求耶府君惻然念欲必去之而未有路間行官舍中見古碑摩視其文具載開南補北之說謂縣民有墾秔南荒田用作賦者以當渭水所沒田稅前代嘗著於令府君得之欣喜趣召吏翻故牘具得其根柢卽手擘稿達於上官爲請於　朝有　旨悉免除之所生全者幾萬家時又議鑿南山以通四川輓輸道計程可近數十日上官召府君往勘實示意指宜必可行府君退則屏去輿馬足纏行縢裹糧餌將吏胥十人與諳者偕入山漸深有道仄纔容人兩壁斧削上瞰天一隙曲

折行十數日或遇寬處稍前復窄露下濕如漆轉厓側
跐失足不可救中路多含虎狼夜來蹲繞臥處旦見踪
跡從者股慄無人色府君曰徐之徐前至絕壁萬丈下
俯絕壑有松一株亦長數千尺松身綠毛長二尺餘其
地不獨人無至者殆亘古不見風日所謂澗底松也路
絕而返既出府君歎曰此議勞費困人無益不可通吾
不能以口舌順指即具圖上艱險萬端具言此道必不
可開狀或譖之上官輒呼譖者責問圖不以實譖者以
死誓對如府君其議卒得寢陝人賴之其在官之務實
持正也略如此初府君之在盩厔其時知西安府者衡

水王公紹文古循吏也同官呼曰憨夫府君亦伉直不合於衆而王公每延見屬令獨意府君與語輒移日以故府君得行其志久之王君引疾能去後來如西安者固疾府君至則摭他事劾之落職府君怡然曰吾爲清白吏歸來以教子孫豈爲失計哉府君之罷官也歲在乙卯年四十其歸以丁巳年四十二歸則置屋一區閉門約己不交一人而吾母徐太淑人主中饋具餐盡禮以佐府君延名師教不孝等讀書未嘗令一日輟如是者凡十年中間癸亥我母見背戊辰先王母馮太淑人大故家事盤錯惟府君獨身搘拄而所以督課不孝等

者益嚴少不飭則予之杖以故不孝等至愚且劣不敢
放逸得稍稍有所知識以獲齒於士大夫之列者皆府
君教之嚴而責之備也府君平生力學工文辭連不得
志於有司嘗以文行之實諄諄誨不孝等而於科第進
身之途望之亦至自歲丁卯府君年五十二不孝珪始
舉於鄉明年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又明年不孝堂以
綱目三編告成用謄錄官議敘揀發江西補新建丞又
明年庚午不孝垣獲鄉舉明年辛未成進士分發山東
試令濟陽是年不孝珪散館授職其冬恭遇　覃恩
府君得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如珪官先母徐

淑人得晉贈太安人明年壬申　御試翰林不孝珪
擢授侍講又明年癸酉不孝鈞鄉試獲雋明年甲戌成
進士改庶吉士越二年丙子不孝垣調知長清縣又明
年丁丑不孝鈞授職編修是年不孝珪晉侍　日講明
年戊寅　御試遷侍讀學士明年己卯奉　命充
河南副考官其冬復奉　命告祭南嶽明年庚辰充
會試同考官是年　特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明年辛
巳不孝鈞充　恩科會試同考官是冬恭遇
慈壽七旬府君以都人獲與祝　釐之列蒙
恩予復知縣原銜又以　覃恩晉封中憲大夫福建

糧驛分巡道先母徐太安人晉贈太恭人而先王父亦
得貤贈如珪官先王母並　誥贈太恭人不孝垣錞現
官　勅贈例不重貤並獲身膺　寵命于時不孝
垣　勅授爲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淸縣知縣妻封
孺人不孝錞　勅授爲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
妻封安人其年不孝堂以前落職蒙　恩錄用復補
陝西大荔縣丞越二年癸未不孝珪擢授福建按察司
使府君是年年六十八蓋十七年之間一門之內　國
恩稠疊遷除封授無歲無之府君數數顧謂不孝等吾
家蒙被　渥澤如此其厚汝曹當益思所以飭躬勵

節永圖報稱毋忘吾言三黨六親走相賀者咸太息以為府君讀書積行之勤至是庶獲其效而中間自乙亥歲至於己卯府君年逾六十順天一歲再行鄉飲酒禮必舉府君為賓凡與飲者九每歲正月之望十月之朔順天大尹大丞並為主人躬肅賓於學門之外府君三揖而入自西堦升一獻百拜禮成乃退不孝鈞珪輒擕杖扶掖以侍都人觀者相傳以為盛事不孝鈞珪退而竊喜以為斯禮甚鉅非强有力者弗勝以府君之將事其間神明不怠周旋盡容從此期頤未可量也己卯以後不孝垣私念違養久之自長清遞移疾還里門侍府

君於家者六年矣每府君出過親舊必命不孝垣從不孝錡館退之餘則必在側去年秋不孝堂自陝以使事來都歸省府君言笑自喜兩匝月而去惟不孝珪遠宦於閩者幾五歷年府君時時念之然亦無他無何入冬不孝垣婦劉以暴疾逝府君哭且憐之自是思不孝珪轉劇今年仲春以來觸事感生居恆忽忽不樂精神不復如舊不孝垣錡竊驚且憂時時勸進參藥府君一似自覺其衰蓋日日未嘗去餌劑也九月望日府君早起不孝垣侍府君顏色甚怡不孝錡自　朝退侍語久之縷縷不少倦起居如平常豈料午晨飯頃忽中痰疾不

孝垣筠倉皇不知所措扶入寢室少定向夕顧就榻臥自是語言不發水食不進藥物不鑒十日之間遽遭大變嗚呼痛哉府君之未疾前一月不孝堂已請急將歸就途俄以霖潦稽程痛不及一侍屬纊之次不孝珪遠官聞訃歲盡奔喪憶庚辰秋已訣吾父永恨何極不孝垣筠侍疾無狀呼號莫從罪惡可追惟念府君生平內直外莊一言一行無不可以對人約身以儉而交友以誠其治家也以嚴而遇物也謙以和此不孝等所仰天椎心不敢以無實之言加我先人者顧草土昏迷挂一漏萬粗即所記憶一二以及生卒年月官職系次嘗載

者謹述於篇府君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月十七
日寅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九月二十四日子時
享年六十有九原任陝西西安府盩厔縣知縣　恩
復原銜　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封中
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道例贈通議大夫舉鄉飲大賓
九次行三配吾母徐太淑人順天甲午舉人諱覺民公
女仁明愷懿於府君有配德於吾家爲賢母先府君卒
子四長不孝堂監生州同借補陝西同州府大荔縣分
駐羌白縣丞加二級娶涿州盧氏監生諱秉乾公女次
不孝垣庚午舉人辛未進士　勅授文林郎山東濟

南府長清縣知縣加二級告病在籍先娶涿州劉氏貢生諱澤公女繼娶寶坻劉氏監生諱■公女次不孝錡癸酉舉人甲戌進士　勅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充　武英殿纂修官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娶寶坻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名詢公女次不孝珪丁卯舉人戊辰進士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娶宛平陳氏巳酉舉人原任貴州思南府知府諱邦勳公女不孝等四人竝先母徐太淑人生女六人長先府君卒適原任禮部主客司主事王公諱貽荃次子現任河南陳州府太康縣縣丞啟緒次適原任太常寺典簿呂公名琬

長子故順天庚午舉人元龍三先府君卒適貢生何公
名澐長子順天府學生延禮四先府君卒適　勅贈
儒林郎王公諱憲次子癸酉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編
修大鶴五先府君卒許嫁例贈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詔
張公諱從禮次子故監生起麟並徐太淑人生六許嫁
寶坻王公名詢少子恩榮庶母謝氏生孫十二長錫彤
不孝堂生次錫秬聘分發江西吏目裴公名昇文女不
孝垣生三錫山不孝堂生四錫經聘已未進士原任福
建鹽法道徐公諱景嶹女不孝珪生五錫田聘戊辰進
士現任　內廷供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

士孝公名中簡女不孝垣生六錫卣不孝鈞生七錫緯不孝珪生八錫召不孝垣生九錫玉不孝堂生十錫珏不孝垣生十一錫庚不孝鈞生十二錫鼎不孝垣生仝出爲從兄增後孫女十八長適監生范公諱文聯三子鏊不孝堂生次許嫁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郎中龔公名廉四子監生怡不孝鈞生三不孝珪生四許嫁丁卯舉人現任江西督糧分巡道魏公名椿年長子紹源不孝鈞生五不孝堂生六不孝鈞生七不孝垣生八不孝鈞生九不孝垣生十不孝堂生具列如右敢布聞於當代立言之大人先生錫以銘誄用發潛光俾不孝等藏

之家乘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兄仲君行狀

鈣兄仲君諱塤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先世詳先大夫行狀中先大夫生子四兄其仲也以同祖兄弟行居第四兄幼懿天質宜於父母父母愛之顧善病出就傅日輒入臥遲起行庭中輒持器跂仆先大夫時知盩厔縣召日者推其算日者曰公兒生以癸卯壬戌乙巳壬午法曰主木者水三而浮月運初遷辛酉金又伐之自六歲以往十年獲稱成僮乃公兒也以故父母益憐勿過督之兄承庭訓寬假而行自檢束愈醇謹父

毋愈愛之筠少兄六歲雍正甲寅筠六歲先大夫罷縣出居社學學堂之東偏有古椿樹筠閒從兄嬉戲其下捕蟋蟀草間且捕筠且問兄嚮晨張氏第十姑母之夫巴陵知縣世芳有書來言姑母死矣書稱韓文公曰雖萬乘之公相不以一日輟而就吾毋讀之而歎此何語韓文公何人也兄曰文公唐之大文人也弟佗日讀書能爲斯人之文乎爲筠具言公之踰藍關貶潮陽蹤跡即起翻架上書抽安溪李文貞公所編韓子粹言示筠筠仰天而呀至今記憶之兄年十二病未嘗讀書而其內慧也乾隆丁巳年十五歸京師其秋閏九月始讀書

且讀且學爲文辛酉再應順天學政試入府學爲諸生
時學使者今予告刑部侍郎加尚書銜嘉興錢公也癸
亥先母患乳岩經年諸方不治無可奈何有巫言有所
親者夜夜焚香一束跪乞禱可瘳兄則夜夜長跪雖卒
不治然竟香燼兄跪母則酣睡跪已耿耿患如初以至
母終兄骨立如束薪侍疾及喪幾不勝也服除丁卯補
廩膳生庚午獲舉於鄉座師故吏部尚書錢塘汪文端
公故禮部右侍郎滿洲嵩公房師故臨桂朱公若東明
年辛未中式會試舉人座師故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孫文定公今東閣大學士諸城劉公故禮部左侍郎滿

洲介公故禮部尚書富陽董文恪公房師故鉛山張公

紹渠　廷試　賜進士出身引　見俾往山東

以知縣試用會滿洲鄂剛烈公巡撫山東識之曰子豪

傑之士也吾不當以屬吏遇子初授濟陽再調補長清

其治行懨懨在人兄嘗謂鈞言曰知縣者親民之官吾

治長清長清繁且衝及於民者少不若治濟陽時兄之

治務以惻怛爲本其治縣如家人而尤長於斷獄獄初

兩造具每周測其左右近遠則中其理解數語立折人

人當其情而罷其或獄搆糾結更吏數十不能決者兄

至輒闢見錯綜洞達奧窔言出讞定舊牘如山可焚也

山東諸老吏皆歎服推爲斷才濟陽有少婦周洲嫁王巧一月巧死當婦歸寧而復之明日翁媼汲鄰人來證婦毒夫死兄審諦巧死知毒非是乃方冬中寒死耳具剖擘得實翁媼泣扶婦去婦竟爲巧守節詳見筠紀事中有老婦雉經於民之外戶屆成問訟曰昨民擊老婦齒落故甘心焉兄驗老婦體無擊狀而齒落處有殷血痕羣里婦羅立屍側兄念且落齒而久即死即齒血不殷卽詰羣婦曰若灌飲屍以藥亟捄之落其齒而坐民戚逼邪羣婦曰無之兄躬入觀室窻櫺上有箸二其一血痕宛然卽持出示仵人曰探屍口中當有落齒果然

衆以爲神敏而民僅判爲老婦出埋錢釋之縣故獄具有以鳥鎗取鳧雉而鎗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兄卽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詰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邪兄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他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卽歛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兄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敗柵棺中仵人曰久疑不可檢也兄令曰坎地架木舁棺其上兆前和及四牆柵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督足鄉羃以席覆坎注醯須臾骨如蒸狀仵人卽檢訖告曰屍

獨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譁謂得情兄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滌可去衆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邪兄呼水刷之骨白無疵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兄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滅然此反是是腐血汚耳衆服兄之所斷類是者倘多姑舉暇日問於兄而識之者以例其餘壬申丙子再充山東鄉試同考官號稱得士而維韓費周以循吏著歲丁丑

上南巡往來再經靈巖行宮既旋　蹕　皇太

后及屬與以下晉　蹕靈巖凡九日兄日夜馳驅山中忘寢督食敬謹治供張克竣事而兄故羸加痔遂

稜疾上官固留之又明年巳卯固請遂歸是時兄年三十有七先大夫年六十有四神明矍鑠初不欲言兄歸及兄之旣歸入拜於堂先大夫喜劇而悲若惟恐其歸之晚也爰築室於故宅之西晨昏走侍先大夫未嘗去伺喜與愠或左而右務適其意然後退如是者五年癸未冬嫂劉暴卒先大夫哭之哀明年甲申先大夫就居兄之築室將而慰之其秋先大夫卒兄毀甚旣葬目如恆不覩行路久之乃復自是病數作數止兄乃幡然一用心於釋氏之書埽室獨坐長齋不出久之自謂有所得錡愈兄哲行太過從容爲兄言釋氏治心莊周謂之

心齋不食肉者彼法中教戒持行居士或不然兄何自苦乃爾兄曰人與萬物莫不欲壽而惡刑吾不忍夫以生者而食生者鳴乎兄之齋殆所謂天性之厚於仁非釋氏說所得而盡之也兄生平善於六親及交遊之間曲折緩急具能爲之處置而將以誠信下逮臧獲樂其易事以故皆曰善人善人其於兄弟之愛尤篤以摯事伯兄冠山宜其意指愛鈞及弟石君過於愛其身視諸姪於子無以異也鈞與兄年相亞相從久未嘗別別者惟兄官山東九年及庚寅鈞使福建半年以往耳餘並相守朝夕見幾四十年辛卯冬十月鈞奉　命來江

南十有八日兄送錡廣寧門外朋友門生送者數百人酌酒爲別最後起與兄別而拜錡且拜且悲不自勝兄慰語之令上輿去去五里涕泗乃獲止錡亦不自知其何以心固念兄之多疾然其時固無疾三年別且相見期亦不遠而不知其不相見也兄自乙酉後連年病咯血然治之輒差已丑冬兄長子錫秬才而死兄雖外以理譬然傷甚壬辰夏少女又死兄女揆蕭其中不能無動錡方數數書早喻之茲夏四月錡在太平得北來書聞兄病既而聞艮已以爲學道之人無憂也其月九日凶問至傷哉錡之竟不獲見吾兄邪兄明於死生之

故有子有孫去也無恨而錡之生而未死恨可言邪人
於兄弟之喪若手足斬然而吾之兄又非止若人之兄
邪吾父吾母生我四人而一其亡邪又何以慰吾兄與
吾弟邪悲夫兄之中身憯憯怕怕其所取於造物者儉
矣而子之壽者亦儉邪兄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九月二
十九日午時卒於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廿四日辰時
年五十有一乾隆庚午順天舉人辛未進士　勅授
文林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縣赫選　慶典累
加三級元配劉氏涿貢生諱澤女繼室劉氏寶坻監生
諱□女並贈孺人子四錫秬先卒娶江西直隸寧州

吏目曲沃裴名昇文女錫田爲從兄增後娶戊辰進士
內廷供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
山東等處學政任邱李名中簡女錫召聘湖北荊州府
石首縣知縣大興牛名兆奎女錫珏聘甲戌進士湖廣
道監察御史宛平查名善長女女一嫁壬戌進士原任
兵科給事中通劉名圻子錫[illegible]孫一澍錫田生今爲錫
秬後具列事實如右再拜乞銘諸當代之有道而文者

庚午科舉人呂君行狀

君諱元龍字鱗洲一字嶽堂順天大興人其先世自河
南遷山東明末始來京師崇禎甲申之亂有名相者官

千戶守永定城門城破罵賊賊以刃斫之死旁有孝義之持一骨出城歸其家人埋室中其後亂平以術者言曰吉即壙焉不改葬君之七世祖也三傳至君曾祖諱鋐封儒林郎大理寺左評事君祖諱和聲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名琬仕太常寺典簿君生而眉目秀偉素不善彊記獨解悟絕人四歲通干支方名六歲即辨八卦先天後天圖次七歲丁祖父憂擗踊就哭位若成人弔者莫不奇之及長果力學工文章顧尤摯于天性其出就外傅也亟慕父母日三四入內問安否而詭以便旋請師師曰孺子何數也君赧然以情對師曰果然善

矣居頃讀禮記至顯揚先祖所以崇孝擲卷嘆曰人子不當如是耶因念先世未嘗以科第顯者意必欲致之以得其父母懽心於是斲木為矮屋如棘闈狀每屬文則日夜坐其中久之歲庚午以第八人舉於鄉越日君始與宴於順天府署歌鹿鳴而退攜所宴物歸致祭於先人之廟既薦輒大慟伏不可起曰吾祖不及食此耶六親賀者咸欷歔太息明年辛未試禮部不第乃益發憤讀書其出聲如鐘君所善韓生者亦喜讀書居比鄰旦旦夜夜牆以東西伊唔相倡答也其妻韓夫人賢而善品藻人聞書聲謂其夫曰此子聲大而中凄以悲其

心有不自得者乎韓生以告君叫然曰夫人知我既而曰脫世知我如夫人者我豈不第哉卽又慟哭每早起則望其家頓首再拜人或以爲狂是年壬申再試禮部愈苦心爲文嘔血而罷又二年甲戌以疾甚不得應試又一年而卒卒頃其子麟方一歲指而告曰我生不克孝我父母以顯前人汝他日得繼我志成進士汝孝于我遠矣嗚乎君之志其可哀也歟君性耿介好與浮屠者遊與人交卒不能以强合苟既合亦莫逆于心其爲文沈著宿遂自得于古人不爲浮游之談卒之前月輒自序遺其子幾二千言中一事言其少時奇遴君年幾

十六耳初幾不自持卒自止乎禮義竟夕不亂爲人情尤難能者生平未嘗以告人君之所立如此非獨汲汲乎功名者也君生於雍正乙巳四月二十三日午時卒於乾隆乙亥正月三日子時年三十有一妻朱氏余第二姊也君卒後固欲死之服金約指者再引鍼自刺其心者一雉經者一皆以救得解數責余曰弟胡以姑息愛我余與弟石君泣而請曰姊當强撫此藐孤使吕氏有後姊始領焉男子一人麟女子二人皆幼

王母高太夫人行狀

夫人靜海高氏實坻王舜夫先生名詢之元配也高氏

在　國初有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內宏文院大學士
贈少保文端公諱爾儼實爲夫人之高祖曾祖諱極懋
順治己亥進士大學都司儒學教授祖諱緝曆福建承
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父諱朸玉　誥贈山東萊州府
膠州知州夫人生十餘歲失父母仰鞠育於祖父母早
通女訓不事華飾祖父母尤愛憐之年十八歸於王氏
逮事王舅王姑是時王舅櫪園先生諱枲好讀書不問
家事而王姑崔太夫人持內政井井閒與王氏諸娣姒
齊年者歲時令節問遺過從必命夫人侍嘗言新婦能
當吾意比崔太夫人歿夫人方從舜夫先生官盛京赴

至哭累日不休曰王姑愛我我不及視王姑含斂也其事君舅北臺先生諱枚士暨君姑解太夫人尤盡婦職事姑如母左右奉養終姑之身未嘗一日離於側解太夫人性嚴重而夫人承以愉婉以故久之姑以爲孝歲丙寅夫人年五十矣是時舜夫先生召諸甥於家爲之延師讀書間或督過之予以杖會甥病而解太夫人以愛外孫甚聞之不樂曰兒奈何病若甥爲之罷食至再舜夫先生聞太夫人怒則惶恐至不敢見於是夫人長跪太夫人前爲夫謝過固勸太夫人進食太夫人怒不解語且責夫人至批其頰夫人怡色承受無忤固勸太

夫人食畏以太夫人色少解進食乃敢退會舜夫先生亦求解於其妹爲之陳說太夫人意已得解乃敢見而謝過卒甥舅相好如初人以是覘王氏子職之謹而夫人以五十新婦純孝而賢尤難能也其相夫子以禮而逮下以恩夫人嘗生四女一子以得男最後從容言於舜夫先生爲之置側室楊孺人楊孺人舉二子夫人愛之如已出歲癸亥次子振翮患痘瘡甚且不起羣醫皆束手夫人則中夜焚香於庭再拜祝曰尙無恙尙無恙比香且燼而瘡色如蓓蕾發明日醫來視驚曰此豈有神力邪不數日竟愈及次子長生孫夫人撫之與長子

之子如一以故夫人之卒介婦杜侍旣屬纊一慟而絕良久乃甦侍斂者皆曰噫此夫人慈德之應也夫人居常謂長子次子曰吾來汝家見王氏祖父以孝友勤儉載德累世汝曹其念之又曰汝曹雖異母而同父也夫處家之道惟勞不相貸而嫌不相避則兄弟始終可以無閒汝曹知此吾無憂矣歲庚辰長子振聲官兵曹始迎夫人於京師其朝夕所以誨振聲者必以謹慎以故振聲在京師士大夫閒有謹慎稱癸未之夏筠閒過夫人問起居夫人喟然謂筠曰余自為王氏婦數十年未嘗斷於衣食吾益懼而不敢忘敬焉以是知處順而難

若逆者庶幾可以瞑也吾聞在禮內言不出於梱顧吾
生平曲折其能知之而能言之獨吾婿耳婿故喜爲古
文辭脫吾死其當書吾之敬且懼者以示吾子孫則吾
不恨鈞謂夫人何遽及此夫人亦笑而罷其秋七月夫
人患咯血亥子振翮來迎夫人歸其縣八月疾大作明
年正月竟卒哀哉越三年丙戌舜夫先生來告鈞夫人
葬有期矣且曰婿其爲作狀鈞按夫人之德與貴並與
作狀稱況夫人固命鈞而鈞所聞之於婦者於夫人之
內則尤詳且實故敢據其可書於女史者列舉大端而
爲之狀謹按夫人以舜夫先生前官奉天府經歷晉秩

同知又晉道職加三級故得累封爲夫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十四日卯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正月初二日戌時年六十有八子三人長振聲夫人生兵部司務廳司務娶固安楊氏丁巳進士原任江南山陽縣知縣諱繩長女次振翮楊孺人生貢生娶同縣杜氏候選府通判諱廷芳長女次振巘楊孺人生聘大興朱氏先大夫女鈞第六妹也女四人長適壬申舉人固安楊維誥次適國子監生豐潤曹燕三適鈞四適國子監生同縣劉傳經並夫人生孫八人長挺秀聘同縣芮氏丙子舉人名其相女次蘊秀聘同縣方氏縣學生

名澤林女次掄秀聘武清趙氏國子監生名德修女並振翮生次鍾秀次發秀並振聲生次毓秀振翮生次聚秀振聲生次松秀振翮生孫女四人長許丁卯舉人江西督糧道通州魏名椿年第四子次未字並振聲生三振翮生四振聲生並未字輒用附書篇末以備採證謹狀

劉鼎夔先生行狀

同府劉君光汾述其尊甫鼎夔先生之行而乞余爲之狀且言曰光汾生晚先君子歷官所至之跡在人而卒未嘗一一爲其子弟言光汾益竊得之六親之長者不能

詳其所以然也而又不敢誣之以所不能詳子善立言者其爲光汾實以文之余不文不獲辭狀曰先生諱士銘字鼎夔順天宛平人曾祖諱馨遠祖　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朔平府知府諱世隆父　誥封中憲大夫山西朔平知府晉贈中憲大夫湖北驛傳鹽法道諱繼芳先生之父贈公初自保定之雄遷於順天之西路長新店偕妻朱宜人躬耕西山之麓而以讀書督其諸子有子三人長若愚次以成先生其季也早慧强記誦聞郡有藏書家輒往假手錄其本閒走書肆索觀故書立盡其卷不錯一字而歸以校讐錄本之善否里中耆舊

駭嗟異之蒜自是終身之荷職未嘗手持書也長新店距京師之廣寧門三十餘里先生年十七行遊京師慨然曰盛哉乎人文乃移家入都門到白紙坊東購屋數楹於初張之衚以為讀書之所而請業於常州謝先生某出遺賢通長者與之遊自是學日以肆當是時康熙五十年間文治修明物力豐美京師始稱極盛諸名流置酒召客排日為文社而先生年最少與諸老宿相往復至輒傾其座人歲丁酉先生年二十矣以國子監生應試舉於鄉卷出同考編修閩陳公治滋房而座主則為倉場侍郎儀封張公伯行編修滿洲鄂爾奇公一時榜

下相傳得士曰米君米君者卽先生也後始復其本姓先生旣鄉舉負盛名未嘗有喜色旣而再試禮部再不第其色如初謂所知曰吾將益讀書求所以至乎古人者伯兄聞之謂先生曰弟讀書不自苦甚善然父母老矣日夜望弟一官慱一笑弟亦讀漢毛義傳邪先生矍然爲之改容於時歲壬辰始入貲謁選司明年癸卯始檢發山西省試爲令其年知聞喜縣聞喜故劇邑會政弛吏偷逋賦累歲而催科急民益大困先生至則召縣之父老謂曰令拙於催科而民賦不輸是欲見令拙也願與父老約行滾單法何如滾單法者縣出單書賦戶

名先甲次乙甲受單輸賦單而單至乙乙受輸之如甲以次及於一縣賦戸畢然後上單于令者也父老則頓首曰如約于是先生爲畫催租役于單首行之如法國賦歲入民無誇者又縣故有市集所在迴遠盜賊竊發爲貿遷患先生下令改市適中之所民大便利盜賊亦罷去民爲立祠祀之至今歷攝臨汾蒲州解州戊申擢太原府同知兼攝知平定州尋授朔平府知府朔平地連北邊蒙古部人與民相雜處而郡又新設民屬府而蒙古人隸都統戲下訟輒牽掣號難治先生則以禮往謁都統與之談讌極歡曰某奉命來從公偕治

天子人自今誓不得畫彼此界都統即前執其手曰
惟公治之自是蒙古人或暴恣先生立杖決之久之帖
然而民賴以安庚戌七月以母憂當罷有　旨在任
守制先生力請反葬而後赴職許之戊午十一月父歿
去官兩喪並哀毀如禮辛酉服闋補湖北安陸府知府
楚俗悍詐獄成則抵罪而情或不寔先生苦心讞鞫多
所平反漢江在府城西上去襄陽七百里下去沔陽七
百里水自北來逕石城西南與大江合自石城下抵蔡
家橋板橋灣由粤公洲小河口以達於南河迴折三百
餘里通人謂之紅廟堤最要害在昔石城遠近湖港支

分用洩水勢其後日以堙塞而捍水者獨恃隄隄不固
則風旦霖夕一蟻所盋千里爲壑先生躬親相視滲漉
與役夫同勞苦其課工視引錐穿土毫髮不損乃已郡
人喜曰我公不寐我民安睡矣會興縣孫文定公以總
督兩湖疏請調公知荆州公曰某得荆州人以美官賀
某豈此間有所利耶問府四關有東中西北徵稅處郎
令曰商賈自入庭中投所稅錢於櫃役是土者不得與
又問駐防兵丁糧餉故事自府支給所在州縣歲當輸
南米二十餘萬石上府郎令諸邑曰至期悉以米來不
得他有所代令兵丁曰月至府支餉二日支糧三日至

期一如所支各罷去諸邑或請曰公若少通自便亦以便人先生曰人之不便某任其咎通則何敢乎以故先生在郡久人服其清問攝理事同知事或有姦其姊之女而殺其夫者事已私解先生訪按確實立置之法有兵丁在校場用火鎗誤殺伍人律不抵罪先生驗得鉛子於屍中訊得故殺狀抵之先生於所事雖非其專任未嘗苟也己巳春奉　特命赴四川辦理臺站及金川平而還庚午八月授本省驛傳鹽法道鹽法他省價並畫一獨湖廣未有定式先生始令商價不得二日時取市中權衡親為較其觔兩輕重毋多取民利民方謳

之明年辛未三月而先生以所轄驛站遲誤公事劾去矣初先生之被劾也同官有軋大吏以去者繼至者疑先生主使之輒摭細故以劾先生且欲窮治其他事以聞卒無所得既而以先生在荆州十年於是更使蹤跡之亦無狀所使者走謁先生曰公誠賢者然上官使某蹤跡公無所得某無以報請公自書一二事告我先生曰某不肯不敢不自愛惟饋爲雞使令節受商人花燈數物此破吾檢耳卽書欵付之所使以反命上官默然及按驛站所遲悞者在江南與先生無與人曰何不白之先生曰某服官三十年今以此釋負戴可矣復何求

卽日束裝北歸過共城喜百泉之勝爲留半年其冬
聖母萬壽先生入都在都人祝　　　　　　　　　　釐之次有
旨給五品銜自是林居者且十年己卯仲子光汾
官長與先生就養於浙買舟命杖往來西湖中久之不
能去平生著述輒散佚惟西湖詩一卷獨存壬午遇
覃恩以子現官例贈一代先生得晉封中憲大夫如
其原官癸未六月元配蔣宜人卒明年甲申先生偕子
光汾扶櫬北還僑寓潞河之濱疾作明年乙酉正旦卒
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三月十三日辰時卒于
乾隆三十年乙酉正月初一日子時年六十有八先生

束髮好讀書長事吏治所在有積而友於兄弟篤信於
友生其大較也先生事兩兄最謹既仕曰其已得祿矣
即舉郭西田盡歸伯兄而與仲兄俱之官所兄歿哭之
累日不食子弟無敢勸者久始復初家故豐有鹺業三
萬金在津門屬一友為理之凡十年而先生罷歸問其
業則空簿存先生笑曰某貧盡而子適成名足矣揖而
去不再問也有山西范君與先生善輒通財先後貸其
金殆八千他人未嘗知先生官楚中聞范疾即悉索所
有得八千金命奴馳數千里抵范氏范已死獨其弟在
辭不受曰兄臨歿未嘗言此且家無務也奴以先生命

固請李致而去嗚呼先生取與之際又較然如是是可
以風已男子子六人光涑國子監生雲南東川府經歷
娶胡氏光汾乾隆壬申順天鄉試副榜舉人浙江湖州
府長興縣知縣娶楊氏學海爲先生仲兄某後娶王氏
光潞娶張氏並元配蔣宜人生光漢娶婁氏側室張生
光[illegible]側室沈生女子子五人一適順天府學生大興徐
溶次適新安縣學生管煥章三適國子監生候選州判
永年龔方烜並蔣宜人生四五並沈生謹狀

衢州府知府穆庵林君行狀

君諱明倫字穆庵其先出漳浦林氏後遷廣東之始興

爲始興人曾祖父其仿祖父先聲馳封翰林院庶吉士
父高品封庶吉士君家始興十一世世有隱德不仕君
生而早慧其祖父教之故勤嘗手授歐陽文忠公瀧岡
阡表令讀讀至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祖父輒泣
然久之曰小子勉力歐公之言不我欺也時君尚小已
能會長者意旨識其語不敢忘自是益刻苦讀書年二
十餘爲文章有名乾隆十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
爲翰林院庶吉士既官京師去鄉遠且貧不能迎其家
人與俱獨與同年數公者居教習館中君方年富才銳
晨夕與館中諸公談詩公固已心折之已而君人客思

鄉里雖宦游意不能無抑索中心忽忽無以自主憤然曰人不學問不足以勝血氣徒爲文章談論自豪適助之熾耳於是自漢唐宋元之文一變而求所以用力于內者思因文以至乎道初出入於陸鵝湖王姚江諸家言茫乎若無所得乃稍稍取宋五子之書日夜沈潛反覆觀之既畢業作而曰學當如是矣君居館中凡四年其用功深氣質日純以粹所爲文章日以進于古而君之學遂以有立一時諸公多名流咸翕然共推以爲儒者十七年散館授編修明年用薦得旨記名以御史用其秋命爲山東鄉試正考官所得士多知名

者十九年授浙江衢州府知府君之來衢也俗尤好禨鬼歲春秋民相率往九華山求福於所謂地藏之神者篚金橐糧男女奔走道上君諭之曰爾民爲不善爾祖父之鬼不祐爾矣若善何求於神衢人大感悟又其俗婚嫁壻家先張酒食於中塗待婦家送來者飲啖愚民或小忤意輒使酒罵坐客甚者碎其器物擲路邊兩姓往往終身不和喪事則薄其死者棺身之所附而親友來弔問必徧遺布帛呼僧唱經撞鐘伐鼓相爭尚爲無益之費以故民有婚喪每一召會費錢幾十萬中貧之家至破産不自恤也君爲一切厲禁去之民初未信久

之君於民事事無所不盡心郡間有雨雹偏災君身親周視具書冊上報請賑貸毫毛無所隱歲旱君走禱於仙霞嶺爲文以告於嶺之神詞意懇激天立大雨歲以豐熟三年衢人相謂曰公之愛我其以誠乃服從其化君故以詞臣出知府事嘗言欲吾治行一郡中而爲齊民之倡者莫先於士甫下車問城南故有正誼書院久荒圮君立出俸銀爲治講堂學舍而延郡人費先生爲之師生徒聞風爭來集君治事之暇必月一至書院與諸生講學相礲錯毅然以教化爲必可行諸生益喜君益抗顏告之曰諸生其務讀書明理以求 至於聖賢毋

爲區區文章之末而已居無何上官終謂君迂闊二十一年以不勝職劾之例當入京引　見罷郡之日衢之士民相與徬徨聘眙而不忍其去去後至今衢之人必曰林太守賢嗟乎君之治衢無赫赫能吏聲稱於人人非俗吏之所及也初君治衢衢治使人奉船迎其祖父與父時君祖父年已八十餘乃率其子暨孫曾孫覲君於衢衣冠古樸容貌甚偉衢之文武在位及士民聞太守祖父來雜遝爭迎之咸來上壽退而嘆曰非是翁不有我賢太守老人亦喜顧謂其子曰長孫能賢于官以不忘我教矣吾儕其歸乎君跪而請留爲之居一年

而歸比歸而君適罷官罷官未久而君祖父之赴至君號慟曰非孫之能我祖父之福因毀甚自是鬱鬱不得志君初罷時出舍於衢之逆旅有鳥似鵲而小數爲惡聲啾啾然鳴於舍側君間過後軒鳥從廚中攫片肉颺去問之土人曰死雀也君時方病意惡之爲文以自解云此鳥不復作惡聲矣遂治裝去二十二年復來京師病甚且卒夜半呼其僕曰此去沙井幾日程對曰三十日君頷之無所言遂卒沙井者君之歸途由江西入廣處也君性情介然自守聞人大言縱論則掩耳避走若浼已或詣之者意有所不合輒端坐與莊語以厭苦之

其人徐徐自罷去不復至以故仕中外與之遊者不過數人蓋古狷者之流嘗與其鄉人敎諭關君書言今之縣學古之鄉學也足下勿以爲官卑其努力明正學以救吾鄉比來浮詭靡曼之習三數年後人才可與足下亦嘗自求之使人有所則效又與人書自言僕於程朱之書久然後得之雖有他書不欲觀雖觀亦易了也其持論處已之高而責人之重如此爲文章以文從字順喜往復爲主其得意時時自合於古人所著詩集一卷文集二卷學庸通解二卷讀書邇言一卷君娶張氏例封恭人子二洛淳淳爲君之仲弟明㒺後女子一君生

於雍正元年癸卯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月十五日年三十有五其明年君弟明佐來京師迎其喪以歸謹具任官事迹如右庶他日有所依據謹狀

筍河文集卷九終